

〈深夏的大調〉

焚風吹乾了舊損的蟬衣。

失色的夏燃燒
透明火，燃燒一莖新的菸
新的弦——被琴弓摩擦出暑氣。煙霧
自音孔中流淌出厚重的光暈
火光隱約跳動，如眼神，
一串音符躁動
我在午後的教室陽台遠眺，教堂尖塔
拔高，一小節高音

尾針抵住世界。大提琴身
被輕偎在膝蓋間
搖晃成鐘擺：旋律
正被手勢抽高——課室裡有人
拉奏出來自雪國音色：激昂的金屬，戰事
有時也許是節慶與祭典，河流
與無數被撥響的長浪
回到教室，坐定。像是一名觀測氣象的老學者
觀察聲響。

——那是什麼樣的音色？他曾問。

（拉弦的手勢再自然一點。讓聲音
讓能量向外釋放——老師說。而我
觀察他運弓的模樣，像是觀察一卷軸夏日裡被風捲來的積雲）

可能像夜
湧動的聲響。我說——可能像是
你說話的聲響——我卻想。像是一顆
喉音鉛球般重沉

焚風吹乾了他被汗打濕的襯衫。

老師正在講解演奏的技法。是如何
將心的音色奏響嗎？這漸熟的夏季裡

可有什麼值得停駐的物事嗎——一再。老師一再拉撥
爛熟。次第將不同音符轉進鑰匙孔
轉進幽深的耳道

（可否無意間打開過誰的魂靈？可否
因此使誰有了破綻——）

那是什麼樣的音色？我聽見
自己問：那是什麼樣的旋律。

陽台上，懸掛的襯衫與蟬衣持續地被時間風乾

琴身擱置在他深藍
牛仔褲上。音階
與一節吸氣磨蹭布料——拉弓
讓音符決定流向，河流一般
波光與暗湧。讓我的胸膛濤深漩渦。拉扯。我的
胸膛潛藏一枚乾冰
緩慢穩定溢出煙霧像被老師點燃
一節新菸
像窗外遠雲，朦朧
山的輪廓

時間也可能模糊了最初的曲意。

（「讓每個流動的音符都能與聽眾有更美好的連結。」老師說。
我在台下看著他，他的眼裡何等純粹）